



1945—1975

美苏冷战史话

〔美〕沃尔特·拉弗贝著



商务印书馆



2 022 6251 3

美 苏 冷 战 史 话

1945—1975

〔美〕沃尔特·拉弗贝 著

游燮庭 徐 复 陶朔玉 译

朔 望 校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年·北京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75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U. S. A.
Third edition, 1976

内 部 发 行

美苏冷战史话
1945—1975

〔美〕沃尔特·拉弗贝 著
游燮庭 徐 复 陶朔玉 译
朔 望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1¹/₈ 印张 1 插图 271 千字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7,500 册

统一书号: 11017·477 定价: 1.05 元

出版说明

这是美国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的“危机中的美国——美国外交史丛书”之一。1967年初版，1972年再版，1976年经过修订、增补后出了这个第三版。

此书论述的是战后三十多年来美苏两国冷战的历史：它所产生的历史根源，它的发展过程和种种表现形式，它与美苏两国外交、经济以及国内政治斗争的关系。战后，美苏两国因其军事和经济力量雄厚，在国际舞台上居于突出的地位；特别是赫鲁晓夫及勃列日涅夫当政以后，美苏对各国大肆进行控制、奴役、干涉、侵略，以图争霸全球，因此，它们之间的矛盾、对峙、冲突也愈演愈烈。一部冷战史，从横的方面看，涉及七大洲，特别是欧洲、东亚、西亚、北非及第三世界其他地区；从纵的方面看，贯串着整个战后历史，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这样一部著作，对于我们了解、研究世界现代史和国际问题，特别是美苏两国外交政策的变化，是有帮助的。

本书作者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教授沃尔特·拉弗贝。他在书中对战后美国历届总统的外交政策有褒有贬，对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倾轧也作了揭露，对美国在全世界的霸业江河日下的趋势以及美苏两家在冷战各个回合中的损益得失，均不乏比较敏锐的观察和中肯的分析。作者在修订第三版时，重写了前五章及第十一章，用上了一些新开放的档案：存放在罗斯福图书馆和杜鲁门图书馆的文件、美国国务院的档案、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以及苏联的一些文件。此书按年代先后行文，但各章也注意集中

地评述各个历史阶段的突出问题，这样就使纷繁错杂的事件和矛盾写来枝叶分明，脉络清晰。但是应该指出，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和以唯心史观来解释和分析历史的，书中的许多论点是错误的。特别是，此书对我国国内外政策及中外关系常常妄加评论，对我国领导人也有不少攻击之词，因此本书以内部读物出版发行，供研究当代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同志参考。

原书三版前言谈了修订情况并列举了许多人名表示感谢。为了避免繁琐，只摘译了一部分内容，三版修订情况已在本出版说明中概述了。原书地图照样翻译复制出来，按原来顺序插于各章相应的位置上。书中脚注，除注明是译者所注外，均是作者自注。索引中所指页码均系原书页码，原书页码排在中译本切口一边。

《美国外交史丛书》^①序

“美国回回总是赢得了战争，输掉了和平，”这是一句历久不衰的流行怪话。这里所说的两点，其实都欠确切。须知，1812年一战，美国险些儿丧权失土；50年代的朝鲜战场上，美国曾不得不以僵局与对手言和。而1782年和1898年两番在巴黎，美国的谈判代表却表现得十分顽强，终于夺得了外交上的莫大胜利。不过，事虽如此，怪话依旧照传不误；除这句怪话之外，美国人还有一个观念也是错误的，即：我们是和平的人民。其实，一部美国史，何尝不充满了冲突和暴力？从美国独立革命开始直至冷战时期，美国人一向是决心为了自己的利益、信念和目标而战斗的。美国曾为形形色色的目的打过仗——1775年为独立；1812年为争荣誉，做生意；1846年为领土；1898年为人道和帝国事业；1917年为中立的权利；随后，又为了国家的安全，这是1941年的事。而自1945年以来，我国就一直处于一场为遏制共产主义和确保民主的生活方式而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

本丛书的宗旨，在于对美国因进行外战而形成的各个历史重要阶段（由独立到冷战，先后九次）详加探讨。丛书的各专册都要

① 这部丛书的全名为“危机中的美国——美国外交史丛书”，已出九种，除本书外，有《帝国与独立——美国革命的国际历史》（理查德·范·阿爾斯廷著）、《考验——美国与1812年之战》（帕特里克·怀特著）、《鹰啸之时——美国外交史上的壮丽篇章》（威廉·戈茨曼著）、《国内战争时期的美国外交》（保罗·柯鲁克著）、《走向帝国之路——美西战争与海外扩张》（摩根著）、《大转变：美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20年）》（丹尼尔·史密斯著）、《勉为其难的参战国——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罗伯特·迪万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外交（1941—1945年）》（加迪斯·史密斯著）。

回顾当时外交是如何失败而终于引出战祸，然后又是如何去探索和平的。书的重点在对外政策，全不斤斤于战局中美国的举止得失，而主要通过外交上的情节来解释美国是为什么打这一仗，又是怎样来恢复和平的。各书力求综集史家的研究成果，益以作者本人的创见，为美国外交史中的某一重大时节提出新鲜的论点。我希望，丛书的问世，将有助于打消一种错觉，以为美国是个莫名其妙的国家，同时也使美国人得以对自己国家历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有个较深的认识。

罗伯特·迪万

(《美国外交史丛书》主编)

初 版 前 言

研究冷战这门学问，有不少教训可寻。其一是：1945 到 1966 年间这段历史，八百五十字便能说清楚了，当然也可以衍为八十五万言；但是，现在要用八万五千字来剖析这几年的事，却是一大难题。更何况有下列数端，则更非易事：作者如我，想在书中贯穿一条“内政足以左右外交”的立论线索，这是一；兼写美苏双方，这是二；三则，在有限的篇幅中，依年序而不分地域来论述欧洲和新兴世界的种种问题。本书不以欧洲为中心；我看本书若有可取之处，或许就在于指出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何时何地开始偏离欧洲，转而着眼于新兴地区的，其原因又何在。我是照编年体谈问题的，所以对于许多事的后情如何，只能略作交待。这样做是因为，凡事不仅涉及空间；它既涉及空间，也涉及时间。历史本身，正是这样的啊。

沃尔特·拉弗贝

1967 年 4 月

三 版 前 言

(摘 译)

……特别令我心感的是,许多同学、教师和有关人士表示读了我的书颇有裨益。他们对书中论述多所赞誉,当然也不乏对某些章节持异议的。(我手头存有不少后一类的信札。)而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似乎还在于:读书界现在更体会到往事对我们现状影响之深巨,更关心美国和俄国的对外政策了。

沃尔特·拉弗贝

1975 年 7 月

目 录

楔子 历史的重负(1941年以前).....	(7)
I. 一方要门户开放,一方教铁幕低垂(1941—1945年)...	(14)
II. 两纸冷战宣言(1946年)	(35)
III. 一个核桃两半边(1947—1948年)	(56)
IV.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六十八号文件中的“另一世界” (1948—1950年).....	(82)
V. 朝鲜之战,为了亚洲也为了欧洲(1950—1951年)...	(109)
VI. 新问题,新人物(1951—1953年)	(135)
VII. 别是一番冷战(1953—1955年).....	(158)
VIII. 运河西东(1954—1957年)	(183)
IX. 新边疆,老问题(1957—1962年)	(211)
X. 东南亚——又何止东南亚(1962—1966年)	(239)
XI. 边缘和中心(1966—1975年)	(276)

补充参考书目提要	(309)
----------------	-------

索引	(328)
----------	-------

地图:

1. 分裂的德国,分裂的欧洲,1946年	(25)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朝鲜、中国和苏联	(38)
3. 伊朗、土耳其、希腊和苏联,1946—1947年	(43)
4. 朝鲜战争,1950—1953年	(113)
5. 中东和苏伊士危机,1956年	(199)

6. 东南亚,1971 年	(237)
7. 中美洲和南美洲,1945—1970 年	(263)
8. 中东,1967 年	(296)
9. 美苏在海外承担的义务.....	(308 页之后)

楔子 历史的重负

(1941 年以前)

却说这场冷战,自从 1945 年就压在美国人头上了。它耗尽了 1 美国一千五百亿元的军费,它牺牲了近十万美国子弟的生命,它使多少人在麦卡锡“横扫牛鬼蛇神”之日身败名裂,它使整个国家陷于东南亚水深火热的不拔之境,它在 70 年代酿成了四十年来仅见的经济大衰退。总之,一部美国外交史,冷战绝非是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篇章。

要了解这种种悲剧的来历(如果再能引为前车之鉴就更好了),必先了解美苏间斗争的原委。原来美苏矛盾并非起于 1945 年,即使推前到 1917 年共产党在俄国胜利之际也还不够。这两家大国之所以成为冤家,并不是由于一家属共,一家属资;他们开始在亚洲大陆对抗,是 19 世纪末叶的事。在这之前的百年间,美国曾不断向西扩展,越过了半个地球,与此同时,俄国则横跨亚洲,节节东进;直到 19 世纪末叶双方顶撞起来,达到了高潮。

的确,在这次顶撞之前,两国相安无事,遇有矛盾(如在加利福尼亚州和阿拉斯加拓居地问题上),俄国人总是对美国扩张主义者让步完事。可是,临到两国在新大陆以外发生纠纷,就不那么好办了。这时的情况是:一边是美利坚在控制了整个美洲之后,张开了做生意的触角,一下子就把亚洲变为美国庞大的农工业的大好市场;一边是俄罗斯,历经五世纪的惨淡经营,到 19 世纪 90 年代终于搞得了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大陆帝国,略与美国相似。美国人一心以为,自有一种超乎自然的“天运”在指引他们纵横驰骋;同 2

样,俄国人也把沙皇看作是上帝旨意的化身。

不过两国也有大不相同之处。美利坚帝国属于分散型,是“联邦”制,各州和海外领地的自由不小。俄罗斯帝国是严严的中央集权制,手下蓄着一大批官僚,蚂蚁似地为沙皇效忠(随后,为莫斯科的一小帮共产党要人效忠)。俄国官方认为,只有谨守长官的命令,才能维持这个国家。如此的官僚政治,当然谈不上会有什么想象力和独创性。(在1917年前后,俄国都不得不向西方谋求技术和工业新方法,部分原因即在于此。^①)俄国官僚的暴政十分残酷,尤其到了1880年以后的那段时期,凡是政治异见分子便送到西伯利亚监禁营,同时加紧对国内犹太人的迫害。于是,反俄情绪遍于全美,美国国会也扬言要同沙俄断绝贸易往来。马克·吐温当时说了一句颇有代表性的话:如果那个政权要炸药才轰得掉,“那就请上帝给我们炸药吧。”

对于这位俄国老朋友,美国还有一件不痛快的事。美国素来不恭维官僚,却单单佩服那些飘洋过海、在公开的世界市场上竞取利润的生意人。俄国人却只拣陆路走,不沾水的,他们建立的帝国重政轻商。一旦他们在亚洲占领了一块地方,就力图严密控制,其手段是:把竞争不过的外国商人撵于当地市场之外。这就使两国关系在19世纪90年代突然变得紧张起来:美国认为自己的繁荣急需在中国富饶的满洲来个“门户开放”,好做生意,但是俄国人则下定决心,自己要在满洲进行拓殖,就将有些地方封起来了。于是,这两家敌视的制度便在满洲对抗起来,这和后来它们1945年在东欧对抗的情况相仿,原因也大同小异。

回顾19世纪90年代到1917年这期间,美国经常利用支持日本的办法来遏制俄国的扩张,而日本从它的本国利益出发也是要

^① R.韦森,“苏俄:地缘政治观”,《考察》,第17期(1971年春季号),第1—13页。

求满洲开放。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说过：俄国人“是极端背信弃义³之辈；他们不知真理为何物，……也从不考虑别人。”这话颇能道出美国人的情绪。他又说，沙皇是“乖戾小人”。西·罗还担心俄国“企图在华北活动，以对付我们。”^①这话更是一针见血。

美国对俄国的这些看法，直到1914年沙皇同英法结盟抗德的时候，也没有变。威尔逊总统的亲信顾问爱德华·豪斯上校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可把美国在整个20世纪中为之神魂不安的两重心事说透了，他说：“如果协约国胜了，结果将是俄国控制欧洲大陆；如果德国胜了，人们就得在军国主义的淫威下讨生活。”^②无论是哪个结果，总之美国只有倒霉的份儿。

到了1917年晚期，传统的俄祸变的更吓人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利用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混乱，贫困局面，推翻了俄罗斯政府，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权。那不断扩张的沙俄帝国从此平添了一股意识形态的力量，即马克思主义，它自认为历史法则所推动，而以世界革命为己任。在1918—1920年间，威尔逊总统曾先后派了一万多名美国兵同协约国一起去用武力推翻列宁，同时又企图对入侵的日本军队进行干预，要他们不要封锁西伯利亚，在那里殖民。总统终于制止了日本人，但协约国的干涉则遭到惨败。一时间，许多俄国人纷纷走避外国军队，去支持列宁。从长远看，美国这样干的结果，只是使苏联的领导人永志不忘一点，即，协约国军武装干涉证实了他们的看法：“资本主义包围”的目的在于扼杀共产党政权。

1919年凡尔赛举行的和会上，协约国另生一计：只因一切

① 引自威廉·亨利·哈博著，《权力与责任：西奥多·罗斯福的生活及其时代》（1961年，纽约版），第277页。

② 阿瑟·林克，《威尔逊：为中立而奋斗，1914—1915年》（1960年，普林斯顿版），第48页。

问题都摆脱不了列宁的阴影，西方各国便想在东欧设置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缓冲国来孤立苏联。当时有一位年轻的美国官员名叫沃尔特·李普曼的，愤然指出：协约国在欧洲搞了一道军事上的“卫生地带”（即“防疫地带”），而真正的和平所要求的却是“卫生的欧洲”，这就是说，要觅一片经济繁荣而武化不浓的地区，建起一个比列宁所设想的更富吸引力的平等社会。^①（到1947年，这位李普曼已经成为美国记者的头面人物；他严肃抨击美国的战后政策，但他的意见，华盛顿官方依然不听。）

威尔逊为了要孤立苏联，便不和它建立外交关系。他也袭用西奥多·罗斯福攻击沙皇一样的口吻，说列宁的政府是“建立在违反一切荣誉和信实原则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别国却不听他的指挥。英国在1921年就同俄国做开生意了。一年后，国际社会的两个弃儿，俄国和战败的德国，签订了合作条约。尽管苏联人骂宗教，骂私有财产制，美国人听了非常反感，但苏联人毕竟站住脚了。

其实美国也并非不重视布尔什维克。20年代时，美国曾有一家救济组织给无衣无食的俄国发放过价值六千万美元的物资。列宁在1921年宣布说，欢迎外国资本参加重建俄国的计划，惹得当时的商业部长赫伯特·胡佛听了以为共产主义就此垮台了。他一心惦记着，如果俄国的资本主义成分多了，美国就可以控制俄国，从俄国赚大钱。他鼓励生意人要把俄国作为“经济真空”来对待，它同一切真空一样，是欢迎人家进来的。果然，生意人满口答应。于是，福特、通用电气、威斯汀豪斯这几家都投资了成百万美元。哈里曼（他是一家铁路富商的继承人）也参与了，1926年他在俄国租赁开发了一座价值十亿美元的锰矿，后来遇到财政困难，苏联人就跟他解除了契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任命哈里曼为驻苏大使，又和苏联人又打起了交道，这是后话。总之，在1925年到

^① 沃尔特·李普曼，《新共和》（1919年3月22日），增刊。

1930年间，苏美贸易高达一亿美元以上，这比第一次大战前的情况强多了。

可是1928年后美苏经济关系突然起了变化，但不是胡佛向往的那种变化。原来列宁在1924年逝世，斯大林利用他能左右苏联党的官僚机构，一跃而取得领导地位。他是皮匠的儿子，在东正教的神学院里念过书又被开除，1917年以前经常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斯大林为人残暴，列宁对他极为反感，几乎弄到绝交。列宁一死，倒是解决了这个潜伏的问题；斯大林巧妙地运用支一派压一派的手段，终于击败了反对他的人。1928年，他公布了旨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几个五年计划，因而加强了地位。实现这些计划需要一个控制严密、自给自足的社会。这时对斯大林来说，共产党号召世界革命的口号变得次要了，重要的是，他的个人权力要至高无上，俄国要改建成为一个强国，足以抵御“资本主义包围”。

当美国进入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几年时，美苏贸易也低落下来。有不少商人对新当选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施加压力，要他正式承认苏联。他在1933年11月间承认了苏联，但这是在克服了或回避了强烈的反苏情绪之后才办到的，这种反苏情绪来自美国退伍军人团、天主教的领袖、美国革命女儿会，以及工会运动，也来自总统亲自掌握的国务院。罗斯福把苏联代表团到达美国的日期放在美国全国人民欢庆解除禁酒令的当日，因为他深知俄国人大概不很受欢迎。

斯大林欢迎美国的承认，但非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他是想美国来帮助他对付那在1931年就横行于满洲的日军。罗斯福却没有理会俄国的要求。不但此也，国务院竟还在1933年向日本保证说，承认苏联这件事不应看作是对日本的威胁。^①直到二次大战

^① 斯坦利·霍恩贝克致国务卿科德尔·赫尔，1933年10月28日，及霍恩贝克致威廉·菲利普斯，1933年10月31日，美国国务院档案，711,61/333。

为止，美国从未偏离这个态度。在随后的五年中，美国官员两次（1934年和1937年）拒绝了苏联希望同美国一道制定反对日本和纳粹德国的共同政策。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受到了许多自由派人士的大力支持，甚至包括一度是共产党员的人，他们这时因斯大林⁶对政敌血腥清洗而幡然醒悟了。战后，这些自由派分子对于当年看破了共产主义是“失灵的上帝”的往事，仍然记忆犹新。

到了1938年，斯大林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更是每况愈下了。其间最严重的一次打击发生在这年的慕尼黑会议上，当时法国和英国为了讨好希特勒，竟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领土断送给德国。1939年初，斯大林在苏共十八次大会上指出：西方企图把希特勒引向东方，同苏联作战，但这个办不到，因为虽然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经济危机”势必引起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但俄国是不会为西方去“火中取栗”的。^①斯大林一不做二不休，又在同年8月间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西方为之目瞪口呆。这两位独裁者决定要瓜分波兰和整个巴尔干了。条约商定一周后，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以后的一年半中间，俄国同美国的关系低落到了沟底。苏联入侵芬兰固然为斯大林争得了一片缓冲地带，但是它给美国人留下的印象只是：俄国虐待弱小邻邦。不过，到了1941年初，希特勒对于同俄国打交道感到厌烦了，于是决定把东欧全部紧握在自己手里。6月22日，纳粹大军突入苏境，揭开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美国国务院争论了足足二十四小时，才发表了一份声明，内容为谴责苏联对宗教的观点，说“共产党独裁”之不可忍受与“纳粹独

^① 迈伦·拉什编，《国际形势与苏联对外政策：苏联领导人从十月革命到目前的重要报告》（1970年，哥伦比亚版，俄亥俄州），第85—96页。